

沈亦珍傳

● 王成聖

家庭教育奠基深厚

沈亦珍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九三）江蘇高郵人，原名天錫字亦珍，以字行，生於民國前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〇），民國八十二年春（一九九三）在美國逝世，獻身教育文化事業六十寒暑，享年九十四歲，是杏壇人瑞。幼年生長在「田也耕，書也讀」的耕讀人家。他的母親持家勤儉，極為重視子女教育，他的父親先在高郵縣政府當幕僚後又應邀遊幕浙江、河南等地。以四十六歲之年，病逝浙江象山，沈氏兄弟因家庭教育奠基深厚，都是飽學之士，兄滌生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理化學部，曾在中學教數理學科，後任高郵家鄉中學校長及教育局長，弟筱宋為法國南錫大學博士，專攻會計學，曾任河南大學教授多年。他的子姪輩更是人才輩出，獲得碩士博士的很多。

沈亦珍傳

沈氏五歲入私塾讀書，由於天資聰穎，很快讀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課程，奠下深厚的國學基礎，七歲插班入高郵慶成小學。

慶成小學是新制學校，學生除讀古書外，還修習數學、英文，教他們英文的俞采丞教師，教法很新又活潑有趣，奠定他學習英文的濃厚興趣。

民國二年，沈氏小學畢業，隨兄至南京升學，入鍾英中學肄業，學習三年，投考北京清華學校（當時尚未改制為大學）及上海南洋公學（後改交通大學）落榜，經過檢討乃數理欠佳之故。他又入以數理著名上海的大同學院就讀。大同學院（後改稱大學）是一所私立學校，規模甚小，學生數百人，管理教學非常鬆散，沈氏在校一年，學業進益不大。但在他的生命史上，十分重要，他在那一年內體認出讀書秘訣與治學方法。

從南高到香港大學

民國六年，沈氏轉學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工科，讀工科是他父親的期望，他自己並不喜歡。入學一年級，適逢教育部要在全國四所高等師範中選拔優秀學生廿名，公費保送香港大學就讀。這四所高師除南京高師外，

餘為北京高師、武昌高師、成都高師，每校取五名，再由教育部複試，到了考期，成都高師因路途遙遠考生未到，其餘考生到了十七名，教育部為成都高師保留了五個名額，十七名中要淘汰兩人，經甄試後沈氏幸被錄取。後來成都的學生趕到，於是廿人手持教育部公函到香港，向港大報到。不料港英教育當局不相信我教育部考選的標準，認為港大學生有其一定的學業標準，要再舉行複試，合格者才能入學。複試結果沈氏成績優良仍在錄取之中，他們廿人僅十三人合格，好在落榜者並未遣返，特准進入港大先修班補習，往後皆陸續考進港大。

沈氏在港大主修心理學、理則學及教育學，授課教師皆英國學界名教授，使他獲益非淺。進入港大就讀的高師同學中，出了幾位學人，如專攻英國文學的朱光潛，專攻希臘文的郭斌和專攻心理學的高覺敷，均成為著名學人。

民國十一年，沈亦珍自港大畢業，由於胞兄在廈門集美師範任教，介紹他到集美師

範教英文，這是他初入社會。集美師範學校依山面海，風景絕佳，為華僑陳嘉庚所創辦。廈門又是海口，外商衆多，學生習英文的興趣甚濃，沈氏的教學生涯十分愉快。

在集美任教僅半年，由於集美師範部主任劉虛舟辭職，應邀赴南京主持暨南大學的中學部，邀沈氏兄弟同往，因即離開廈門，返南京舊遊之地任教。不料到職之後，劉虛舟又再以此訓導主任一職，由於他大學畢業僅半年，經驗閱歷甚淺，堅請辭職，劉虛舟甚為堅持，乃勉為其難承擔下來。好在暨南是華僑學校，學生多來自海外僑居地。沈氏運用在港大所習得知識指導學生，深受學生們的愛戴，因而沈氏在暨南服務，長達十二年，除一度任職上海中學教務主任外，兩度任教暨南。授課範圍由中學而大學，教學相長，工作十分順利。

留美娶得美人子女

民國廿二年，江蘇省教育廳甄選教師一人出國進修，考選辦法規定凡任教七年以上者皆可報考，沈氏報名應考，以優等成績錄取，於民國二十三年春天赴美，入密歇根大學教育學院攻讀，一年後獲碩士學位。密大中國學生甚多，男女生都有，男生有「兄弟會」，女生有「姊妹會」，經常舉辦交誼活動，他就在這裡遇到攻讀會計學的李兆萱小姐，李小姐美麗大方，多才多藝，沈李相戀結成夫婦，這是在密大讀書之外最大的收穫。

穫。

沈氏在密歇根大學畢業後，隨即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，因江蘇省政府給予的官費僅兩年期限，讀碩士已耗去一年，僅餘一年時間很難拿到博士，乃申請延長公費，當時沈氏胞兄在教育廳任督學，靠兄長詳為解說，始獲准延長半年。他用功苦讀，心無旁騖，竟在一年半內拿到博士學位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沈氏榮獲博士學位，與未婚妻李兆萱小姐相偕遊歷歐洲後回國，應廣州勤勤大學之聘蒞校任教，同時結婚，新婚夫人亦任教勤勤大學，夫妻均係新近學成歸國的留學生，學識淵博，教學認真，講析透澈，深獲學子愛戴。他們的長子中一即在廣州出生。

任教重慶復旦大學

沈氏是由江蘇省官費留學的。有接受徵召回省服務的義務，抗戰前一年，受江蘇省政府徵召擔任鎮江中學校長，鎮江中學校址在鎮江城郊，緊臨黃山，環境優美，是讀書的好地方，也是教書的好所在。鎮中為江蘇省立四大著名中學之一，前身為南京中學，因南京特別市不能設立中學，才遷往鎮江。首任校長王益崖因校門前車禍死一學生引咎辭職，教育廳乃決定由沈亦珍接掌。沈氏到任後確立大方針：培養優良校風，提高學業水準，厲行戰時生活。經他策劃督導，校務

蒸蒸日上。不幸日寇侵華，時局緊張。次年春天學校奉令解散，沈氏奉命到重慶報到，加入戰時教師服務團工作。沈氏在戰火緊迫，秩序大亂之際，緊守崗位，遣送每一位學生安全返家，而後才隻身輾轉前往四川，中途遇日機掃射，幾度歷險，才抵達重慶。

這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先生高瞻遠矚，早已規劃大中學校內遷，收容青年學生，為國家保存元氣，原設上海徐家匯之復旦大學遷至四川重慶北碚黃角樹上課，沈氏應聘在復旦大學任教，教授文學院一二年級英文。夫人李兆萱也自南通歷險攜子到了重慶，應聘擔任復旦大學女生指導員兼授會計學，由於她講解透澈，考查嚴格，許多學生不易過關，沈氏對她出任指導員一職頗為擔心。然而她卻能視學生如視家人子弟，愛護備至，後來離校赴甘肅，學生中流淚不忍她離去的大有人在，使沈氏大感意外。

赴甘整頓教育事業

民國廿七年秋天，沈氏的老友鄭通和出任甘肅省教育廳長，邀他出任主任秘書，多年老友，情不可卻。乃決定把妻兒暫留重慶，他隻身赴蘭州。當時甘肅省的教育，還不及江蘇發達，經費也捉襟見肘。廳長鄭通和做事有魄力，有毅力，又有計畫，前後任省主席朱紹良和谷正倫均極端重視教育，於是他配合鄭通和廳長制訂計畫，爭取經費，逐步擴建中小學、師範學校及圖書館。並於民

國廿九年創辦國立西北技藝專校，培育農林漁牧人才。民國卅三年設立國立西北獸醫學院，又把國立蘭州學院改制為大學，設文理學院、法學院及醫學院，西北醫學專科學校併入蘭州醫學院，使甘肅省的教育煥然一新，教學水準大幅提升。在蘭州服務時，沈氏案牘勞形之餘，更在蘭州學院任英文教席，教導青年學子。

此時，沈夫人李兆萱教授亦攜家到蘭州團聚，任教西北技藝專校及甘肅學院。此時，遷校重慶沙坪壩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又函電交馳，敦促他到中大任教，他由於人情難卻。在取得蘭州方面的諒解後，又隻身回重慶，到中大講授教育哲學及教學實習的課程。當時重慶常遭日寇飛機轟炸，不得已決定家眷仍留蘭州，形成家居兩地。直到民國卅四年，抗戰勝利，沈氏奉調為教育部督學，全家始在南京再度聚首。

抗戰勝利復員不久，沈氏又奉江蘇省政府徵召重返上海中學主持校政，當時戰火甫歇，舊校舍毀於炮火，校園一片瓦礫，慘不忍睹。他接事以後，重新整理，興建校舍，充實設備，歷時兩年餘漸復舊觀，可惜國共發動內戰，京滬地區陷入戰爭陰影之中，他的一番心血又付諸東流。

省立上海中學是江蘇四大名校之首，學生素質甚高。每年招生一千五百名，投考者上萬人，平均廿一人取一，故而學生均甚優秀。沈氏身為校長，面對眾多的優秀青年，

能不悉力以赴。在上中任內，他有兩項措施值得大書特書，一是選擇智商特高學生作實驗教學，在新生入學時選拔一班特優生，試驗特別教法。他以校長之尊兼授英文，採直接教學法，僅半年餘，該班學生人人可以流利英語對話，使前來參觀的暨南大學教授均為之驚奇不已。另一則是推行教師休假進修制度，讓教師們利用休假進入國內外研究機構，再充實學問，以提昇教學水準。

沈氏的想法是要為國家培植棟樑之才，可惜為時僅兩年餘，即因國共擴大內戰，戰火逼近上海。當時他正在英國考察教育，聞訊匆匆趕回，市面已一片凌亂，他託上中體育教師吳立生把妻兒帶往台灣，暫由好友鄭通和照顧，他則留駐上海中學校內，辦理善後。最後歷盡艱辛，才搭上飛台的最後一班飛機飛來台灣。

試驗「四二」新制中學

來台後，他由鄭通和介紹到台大任教，但台大也是百廢待舉，無宿舍配給。而鄰近台大的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則有宿舍可配，他為了有個棲身之所，乃轉而接受了師範學院院長劉真的聘書，擔任英語系主任，仍在台大兼課。他的夫人李兆萱教授則被台大商學系聘為會計學教授。

台大是台灣最高學府，設備相當完善，後來經逐年擴充，更臻一流，沈氏在台大授英文散文及英語語音學，他在教語音學時編

寫了「英語語音學」一書，迄今仍是各大學教本。

在師範學院沈氏授英文小說一科，由於學生以培養未來的中學師資為主，因而他特別重視學生文學性的研究。不久，沈氏由教育部聘為中等教育輔導會主任委員，辭去師大英語系主任一職。中教輔導會是協助全省中學的教育輔導工作，責任重大，沈氏全力以赴，首先健全組織，調查研究狀況，繼而輔導教師進修。

不久，他又奉命出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，主持修訂中學及職業學校課程標準，進行「四二」中學制教學實驗，作了很多建樹。民國四十八他應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的聘請，兼理該會會務，對於中美文化交流及教授、教師、學生交換作了許多貢獻，功效卓著，曾獲得美國國務院的嘉勉。

到港主持蘇浙公學

民國五十一年，香港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禮聘沈氏赴港，擔任蘇浙公學校長。當時該校已設立三年，由旅港的蘇浙同鄉出資創辦，原由徐季良兼任校長，因徐氏另有其他事業，無法兼顧，乃聘請沈氏專任。由於沈氏為一位中學教育專家，到任後整飭師資，改進教學，學生課業精進，卒成香港著名的中學，每年招生，學生以考進該校為榮。更由於他家在台北，妻子仍在台大任教，子女均已長大成人，毫無後顧之憂。於是他全

力辦學，付出不少精力，服務長達十八年，是他教書最久的學校。

在此期間，他還參加了創辦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、新亞研究所，出任校長、校長，教導海外子弟，接受中華固有文化教育。民國七十年沈氏又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力邀，接任調景嶺中學董事長兼校監，他針對學校的缺失，大力整頓，改進教學，提升水準，使該校畢業生投考台灣的大學，錄取率達百分之九十。

留港期間，沈氏另與僑界耆宿合作，創辦工讀教學，培育清寒華人子弟，使他們一面工作，一面讀書。他協助創辦了南海英文中學及葵星工業中學，選派蘇浙公學或調景嶺中學優秀師資前往授課，造就不少人才。另外他還兼任香港中國文化協會主任委員，團結僑胞，促進文化交流，創辦中山圖書館，舉辦各類獎學金，嘉惠華僑子弟，延續中華文化。

四二學制功虧一簣

沈氏從事文教工作與一般教育工作者所不同的是不甘保持現狀，屢思突破改革，對學校課程，教材教法及學制，都曾力圖突破，他勇於創新的精神，令人敬佩，在他改革教育的構想中，功敗垂成的是將現行中學的「三三制」，改為「六四二」制，即把中學六年一貫化，前四年為一階段，後兩年為一階段，前四年注重課業，學習習慣及健康生

活之培養。後兩年注重自治自立，群己生活的培育，以培植身心健全，具有相當學識基礎之健全國民。對於「四二」制中學，沈氏花了不少精神規劃推動，由理論基礎到課程實驗，教材編審，他都花了相當心血，才說服教育部，首在台北市立成功中學實驗，證明實驗班的學生學習效果高於「三三制」，本欲全面推廣，不料後來教育部決定「縣辦初中、省辦高中」的政策，「四二」制中學於實驗十八年後胎死腹中，功敗垂成，留下他生命中的遺憾。對於教育，沈氏有一生不變的執著，即教育的基點是由哲學出發，他認為離開哲學是談不上教育的。他認可的教育哲學是應用哲學的一種，他的想法是以觀念論為經，以實體論及實用論為緯。基於這一概念，他主張「教育是培養社會化的個人」，這人要有堅強的社會服務觀念，對社會有責任感。由這個觀點出發，才能使課程編製，教材教法，訓育輔導，發揮整體的功能，造就社會有用的人才。

中學教育正確方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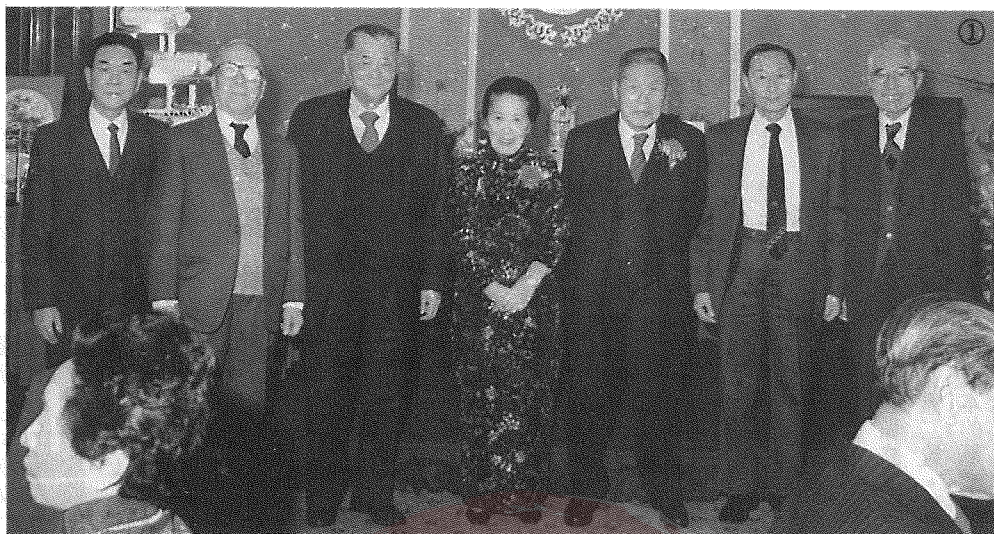
沈亦珍曾不止一次的著文闡釋他的教育社會化觀點，他認為中國的社會在不斷的變遷，中學教育必須隨之有所改造，才能適合社會需要。他對中學教育提出的方向是：(一)注重適應性：教師應掌握青少年智慧及適度能力，使其彈性學習。(二)啟發科學思考：鼓勵學生科學興趣，使其由實際生活環境中

，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問題，解決問題。(三)實行民主生活：民主主義不但是理想，而且是生活方式，使學生瞭解自由必有責任，權利必有義務，享受與服務，領導與服從，要相因而行，相輔而成。(四)發展政治智慧：民主政治以人民為基礎，人人應對政治負責，運用高度智慧判斷政治問題及人民在憲法上的基本權利。(五)培養守法的精神；民主脫離不了法治，守法是自由的起點，故而中學教育要對青年守法訓練作嚴格的要求。(六)發掘社會問題；社會變遷中必有種種問題，中學生即將成年，應對社會問題有敏感性，以期培植關懷社會，解決問題的能力。總之，沈氏對教育的執著是有目標，有理想的。由於他曾側身教育行政工作，把他的理想貫注於工作之中，今日的教育的情況，似乎仍有他教育理想的影子。概言之，沈氏的教育觀點是社會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。這一觀點，歷久彌新，迄今仍非常實用，沈氏所以有此概念，與他的出身和所受教育有關。

家庭幸福子女傑出

沈氏畢生獻身文教事業，六十餘年，直到八十多歲才退休，子女多盡孝道，迎養美國，他身在彼邦，心懷故國，直到民國八十二年（一九九三）二月六日，以遐齡逝世，一生治學興學多采多姿，盡瘁文教，無忝所生。事業成就輝煌之外，他的家庭也是幸福美滿，子女賢孝，成就非凡。夫人同時為大

① 學名教授，子姪輩更是教授如林，博士衆多。他自己有子女四人，男女公子各兩人，長子中一，為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數學博士，長女懷安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生物學博士，為



② 血友病專家，曾獲英國牛津大學高級科學家榮銜，也曾在法國巴黎擔任國家血液研究中心實驗室主任時，被美國最大之製藥廠重金禮聘作人體抗體研究，學術成就不同凡響。



次女明安獲夏威夷大學商學碩士，現任美國德州大學教授，幼子定一為美國紐約大學商業管理碩士，現任美國聯美銀行副總裁兼華埠分行經理。均卓然有成，令人欽慕不已。

① 沈亦珍夫婦（右三、右四）與友人們合影，左三為胡家健，左二葉醉白，左喻齡居。

② 沈亦珍八十歲時在香港住所留影。